

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纉緒卷十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二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首章盛稱車馬言自鎬京王朝往東方蓋兼朝會田
獵之意而未明言次章方言將往東都之圃田三章
亦未明言獵時事四章言諸侯會同正此篇本意見
為中興會朝而田獵也五六章正言狩獵七章言終
事末總敘始終敘事次章最為明白此詩本美宣王
而只稱有司此所以為美宣王也先後皆述有司中

閒乃述諸侯所以尊王朝也宣王當逐玁狁服蠻荆之後大會諸侯東都而田獵中興之盛舉也其至東都也百官景從六師扈從諸侯五方雲合而鱗集朝廷之盛禮方國之儀章軍旅之紀律蒐田之軌物皆在於是固非西都歲時常制所可同尤非前日久廢之舊迹所可及有司之各庀其職豈有司所能自為哉然詩人稱之既極道其興盛尤深見其靜治蓋徒御車馬之堅好旗旐之鮮明芾舄之絡繹射御精而

殺獲多則止見其興盛而已於興盛之中而有靜肅者存則典禮儀章紀律軌物之行乎其間者既可見其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循尤可見其不勞而治不煩而成車攻之中興所以究然成康周畢之盛者以此非徒謂其氣勢威靈之赫而已也故此詩始言選徒中言不驚終言無聲而蕭蕭悠悠尤極形容非詩人深知舊典親見當時何以發此哉讀車攻者尤當以此意觀之

君子指有司其曰君子猶夫子言君子哉若人之意
言信乎其為有德位之人也有司而有大成則王朝
中興之事業其有大成也必矣故允矣展也對言所
以深信之
東都講武之詩盛時則有瞻彼洛矣中興則有車攻
瞻彼則惟稱天子而頌禱之車攻則詳述田獵而形
容之葢出於久廢也詩之正變於此可見以久廢視
中興則車攻盛矣以車攻視瞻彼洛矣則瞻彼洛矣

之氣象又何如皆可以竝觀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篇首言獵前期事中言獵時事末言獵終時事一篇備見獵之始終從其羣醜有驅禽待射意悉率有競

勸意於三品惟舉中而言有不敢自謂足充上殺之意此宣王西都四時之田本為常典然久廢而中興所以可美又此詩雖美田獵而最見中興之人心蓋周室中衰人心離散宣王中興能修政事一有田獵人即興起而樂趨之故詩人中間兩稱天子見其從天子而來首言可以從禽則有先事趨赴之心中言悉率以燕則有親上愛君之心末言獻禽則有尊君奉上之心人心如此此宣王所以中興中興所以可

美也孟子云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東萊謂見上下之情者此篇最可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篇興比之例最為明白可以類其餘　三章皆以劬勞言劬勞于野真可憐之劬勞也所謂劬勞惟在

于此雖則劬勞不敢辭劬勞也蓋勞于築室乃所以為安也作歌出於劬勞不敢忘劬勞也其究安宅無復劬勞矣故追述安宅以前事而歌之於安宅之後所以始終劬勞之意也然歌聲可聞也歌辭未易通也而況所以歌之意非哲人其孰能知之哉築室必以築垣言者作室任匠築垣役衆以役衆之最勞者言以見其成

此詩與前都人士篇先後相應前日萬民離散已不

復見昔時之美矣至是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有此詩以此推之則都人士之非昔者其以厲王暴虐稼穡卒痒而致此具贅卒荒歟豈必如幽王戎狄之禍而後有此哉　此言前都人士者指所移置都人士在六月前者言之見正雅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如何問辭至止者想其將至其實未至也將將尚遠噦噦漸近觀旂則既至矣然皆想辭非真見真聞也所以見其勤此詩見王既勤於政而於諸侯猶有眷眷晉接之情故於君子之朝也想見之尤至待遠者既如此則近者可知曰聲曰觀皆想聞想見者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

弭忘　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此以四句興四句　首章言亂而不言所以亂起語體也後章乃言不蹟訛言蓋上不循道下有訛言亂之證也彼不肯念者豈無父母乎苟有父母則念矣誰無父母甚言朋友之不肯念也若我則念而不能不憂憂之則不能忘矣然憂之如何亦曰敬而已矣蓋朋友有莫念者有能敬者莫念者我則代為之憂

矣能敬者我則反諸已而自修焉盖念有思患預防之慮而敬則謹身遠害之要也念而能敬斯可免於亂世矣不然則雖念之至憂之深亦何益哉憂人而及其親反已而一於敬念亂而憂莫善於此矣

末章六句毛鄭以前已脫兩句今首句猶可知次句不可知矣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

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陳善納誨或於君或於友不可知也不直言明告而託物為比者物顯理隱即物觀理而易曉也誠不可揜者知其存誠也理無定在者欲其窮理也愛當知惡憎當知善者欲其正心修身也所以知為正心修身者大學以忿懥好樂為正心以愛知其惡惡知其美為修身也程子言先立誠意以格之朱子言存心

而後能致知故彼存誠在窮理之前又言致知而後能力行故此正心修身在窮理之後朱子又嘗言窮理修身斯學之大即此意也輔氏之說非也由是四者謂四物天下之理謂四事　程子之說乃惛知其美之意但傳則處常之事程子則處變之事至曰義理生道德成則皆指身心而言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

于恤有母之尸饔

以國體言之予王之爪牙所當留衛而久役于外汝豈無王乎此義之所不可者也以國法言之有父母而無兄弟者所當歸養而久役于外汝豈無父母乎此情之所不忍者也王衛不可使單弱天下之大義又祈父所當盡職者故一再言之于前父母不可使勞苦一己之至情故一言之於後葢作此詩者亦爲衛王之人故先公後私其言如此然靡止者已也已

為輕故雖再言而意猶緩尸饔者母也親為重故雖一言而情則切矣其曰亶不聰切責之也而仍曰胡以繼之所以終致其婉曲之情而欲其聽之也怨而不怒此之謂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賢者將去而欲留之辭至于一再則其意已勤矣既而知其勢之不可羈志之不可奪也則多方百計以留之故思其來則欲縻以好爵庶乎其鑒禮賢之意而或可縻也萬一不可縻則但得其去之意少緩斯亦足矣故又欲其慎之勉之庶乎其去國遲遲忘世不果而可少淹也蓋謀所以留之計靡不至而後出此是以雖好爵不足縻而不自知雖其志不遂而不

之恤其意葢甚苦矣末章則賢者已去而在空谷矣然其人雖親勞賤之事而實有如玉之德使人愛惜而想慕之故雖其跡之已逺而猶望其音問之相聞云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

諸父

人生一本由一本而推之諸父諸兄宗族而莫不得其道則在平時而相睦處患而相扶持非他人之所能如也今舍其父兄宗族而適他人意謂他人之可依也而不思我能厚宗族何必去父母之邦不能厚父兄而能厚人乎人亦豈能厚我哉又況世衰道微民心離散之時乎必致困窮而反然後知親者為可親天倫之不可薄如此是人也不知其人之不可與

明而擇居之不智不責己而責人不仁知其不可不即去而猶言旋而言歸不勇蓋無一之足取矣夫子之存此詩政欲以為世戒也而時君使民之如此其政教亦可知矣然此世教衰微民不興行即有此俗不必亂亡流離而後有此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

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與前詩不同此人以貧故而依昏姻此昏姻所當念者而不見收恤此婚姻之薄也所謂不婣之刑正為此等設也然之人也不謂其以貧見厭止言其以新舊而異故見責人忠厚之意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
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
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
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
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
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
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三百九十言所成之多濈濈濕濕言所養之充孔子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角濈耳濕非茁壯乎其長固未已也詩人深得物理而巧於形狀如此

或降六句承上文牛羊言牛羊隨所在而適其性牧者從所適以順其性三十維物專以色言若牲則色有騂黝白犉之等角有繭栗握尺之等而體必博大肥腯而後可為牲也具言其可為牲者無不有也用牲以祭祀為大

爾牧來思承上文爾牧而言不特持雨具齎餱糧而

無費事亦且取新蒸搏禽獸而有餘力牧事之成可知既言爾牧又言爾羊與上章互文又專舉羊以見牛葢羊比牛最易瘠易病今充肥者常堅強盛多者不騫崩庬之以肱羊亦知人之意而順其命來升固見羊之馴而畢既二字尤盡羊之性葢羊來有一之或後入牢有一之不能則此羊即有病矣故畢既二字不特不羣疾乃無一病者也

牧人乃夢實有此夢占者以為吉夢而獻之于王故

詩人述之以為牧人既成牧事而得吉夢乃國家將
有年豐民衆之祥不特牧事之成而已所以别發一
意進一說以結此篇也前篇之夢非實有此夢詩人
祝願其有此夢耳此篇乃實述此夢故傳於彼言頌
禱而此不言云　愚謂此篇言爾牧者乃親牧牛羊
於山谷草野之人也故何蓑笠負餱糧取薪蒸皆賤
者之事末章言牧人乃掌牧之官即周禮之牧人也
其屬自有府史等安得身荷蓑笠負餱取薪之事哉

惟其為掌牧之官故有以感天地隂陽之氣而夢而夢必有驗也況首言爾牧末言牧官斯見牧事之成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巳無小人殆瑣瑣

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首章言國卒斬而尹不察猶若非尹所致特尹不察

耳緩辭而略責之未迫切也

次章即明言尹之不平不平即尹之病根也一辭已盡其實又言天怒民怨而莫知懲則直辭而切責之矣次第而言詩之法也

三章承上章不平之説而告之以當平也

四章以王委任尹尹委任小人言尹使庶民弗信已不可況罔天子而可乎若能平其心而退小人遠姻婭則小人無由進而天下猶不至於危殆其曰勿曰

無猶有戒之之意焉

鞫訩大戾即前卒斬蔿瘥等也言尹若能平其心必躬必親式夷式已則禍或可止也猶有告戒勉勉之意焉

六章又據今喪亂靡定而言其日甚使人憂之然誰秉國成而不自為政乎言平其心以為政是在我而已初無難事也蓋猶教之以此欲其自反而自得之也此詩雖譏刺甚切而告戒亦至蓋家父大夫也故

效忠於君相者如此

七章言天災民亂隨處皆然無可逃者欲使尹氏知之而或有改也

八章言尹任用小人所在布滿風俗人情俱為之變相矛之惡猶可制相醻之懌不可測欲尹知其情狀而遠之也

九章言尹氏以不平致亂則王將不得寧矣然豈有他哉是在尹之心而已心即是而能懲則猶可及止

也若不懲其心而反怨人之正已則使王之不寧也必矣至此而及王蓋亦所以諷王也正者家父自謂也

末章言致亂者尹心之不平而用尹者王心之有蔽也故尹氏之亂本由其心之不懲王之亂本由其心之不訛王心之不訛又尹心不懲之本也以究王訩兼尹而言也欲訛王心者人臣格君之忠以畜萬邦尤人臣事君之職有所畏避而不言豈家父之本心

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

懲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此詩述憂之辭為多蓋大夫見天變民訛國將亡而民益困已有言而人莫信其禍皆由於嬖妾幸而小人進故憂之又憂而作此詩首章言天變民訛皆可憂而民訛尤可憂蓋天道遠人道邇訛言變惑衆聽

摇動人心禍亂將起於不測知者憂禍於將萌而爲之成病矣

次章言生值訛言之時已憂而衆不然是以反爲所侮

三章述已之憂民將因虜而國將危亡也

四章言民方困而天未定天若有定固能勝人然今上帝誰憎而未定耶蓋當未定之時而望其有定甚切也傳謂天非有所憎其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若

然則有以自解而不必憂矣此說於理甚精于情似
踈蓋謂淫者固可憎而民何辜是以望之
五章言天定既不可待則人有能止訛者惟故老明
事之是非占夢決兆之吉凶此為可望而今皆自以
為是竟莫知其言之是非則人之止訛者又不足恃
矣此一章專為訛言而發
六章言己處亂世畏懼之甚不得已而號斯言則皆
倫理之言也然今之造訛喜亂者胡為肆毒害人亦

且及于我乎是以使我跼蹐如此即前所謂是以有

侮者也作詩者為大夫故有當言者不得已也

七章承上章言人之肆毒我者乃天欲抓我也葢不

特斯人雖昔嘗求我而不可得若今亦不能用其力

即所謂念我獨兮者也

八章乃言天變民訛國危民困之由皆由于褒姒此

為可憂之大者故先言憂心以發之全盡為滅半滅

為威言將威也燎之方揚或曰興也此當曰賦又興

后夫人死而謚如曰文姜哀姜妾止稱國姓褒姒如稱齊姜宋子雖生存亦以是稱

愚謂九章十章忽取物為比而欲其無棄賢臣與前章意既不屬于本章詞亦不類盖上兩章方說褒姒不應遽舍而他說竊謂輔猶助也妻為内助内輔車輔正可為比疑此謂申后也内寵並后亂之本也褒姒賤故明言之申后尊貴故取比隱言之言王能毋棄嫡后數親賢臣則不特不傾爾載且可同濟艱險

矣輻以比王之所行員輻言相其内行也以僕比賢臣屢顧言數視顧問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

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前二章言日食之變甚大繼言不特日食而災異疊

見尤可懼而王不懲

日食由不用善人所致王不能懲方且外任大臣內寵豔妻而未已也觀方處二字可見

抑此而下專責皇父蓋皇父尤專而貪故已受害如此

上章不時不謀而毀人居里則有車馬而徂向者其害可知矣此言皇父貪而自私上不顧王下不恤衆不特已受其害也

七章已遭讒衆受禍皆由於人愚謂人兼皇父言天下病而我里病甚下乃言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而我友又有逸者辭若相反蓋詩人借彼以明此耳毋以辭害意也此詩詳言天地災異歷指臣妾姓名又専責皇父可謂切直而無婉曲矣然已雖受害而安於命蓋有田禄之賢者歟詩言災異此篇最詳七月盡天道之常十月之交盡天道之變所謂天道備於上二詩尤可觀有國所當鑒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饑饉全家死絶如斬死者衆多如伐兵戎環境米粟不通賑救不至民在死亡之地而不得出如淪相籍如鋪天所降曰斬伐人所受曰淪鋪非親見此厄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周之族姓有遭饑饉死者有為兵戎所殺者而未有

底止故有以兆易姓之禍莫知我勩去者不知留者
勞苦也莫肯夙夜言在公之大夫但知避灾害而去
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言諸侯無朝見而來者惟已獨
留此詩所以作也
敬兼信與畏言人有辟言而不信則行無所底故當
各敬爾身能敬其身則辟言所當相畏若不相畏是
不畏天也盍將見其去而先欲其聽已言也
莫肯用訊即莫肯夙夜之意人有辟言而已不信是

不敬其身也已有辟言而不盡告王雖曰敬身畏禍而亦不當若是恝也於是責去者之意昭昭矣此章方兼兵戎饑饉言

五章言王惡忠好佞而言之難六章言王好枉惡直而仕之難良哉哿矣極難而深悲之孔棘且殆明言而極論之不能言即不可使者皆反辭以形容之二者之難誠難矣然彼已之所同而已未嘗去也故末章欲去者之復還焉

無言不疾諒其懼禍之情誰從作爾室破其拒我之辭以庶幾其復返也詩人可謂忠君愛友之道兼盡矣吁當時之大夫君子邦君諸侯不若一暬御者多矣聞其言者能無愧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詩有起詞然後入事蓋詩體如是自然之法也傳以此章之語為相戒之端詩體便可見矣兄弟相戒而

首及父母此同氣同體之真情不能自已者是相感動也二人字重意重韻

次章便說時事正是此詩入事本旨蓋上飲酒而下化之時人昏醉之風日富必將有禍敗故我兄弟當各敬爾之儀不敬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又得蓋一失此理即有死之道矣可不懼哉

前章既戒兄弟此章又戒諸子蓋昏亂沈醉之世兄弟固當各敬而子弟血氣方剛習俗易移尤所當戒

故當用善教之則無不可使似已也

四章而下復承前說而申致戒端言兄弟和平患難無不相須何可使日月虛度和平不及共樂患難不及相恤以詒無窮之悔以貽父母之羞故當勤夙夜以無忝父母則所以處亂世者宜無不盡矣此申述首章念二人之意

五章申第二章第三章之意言彼醉酒而至于淫刑矣彼醉酒吾猶當敬況淫刑而及於鰥寡矣而可不

求所以自善之道乎於是卜之而卜者亦謂自何而能善乎惟在自善而已此可見各敬用善之道無可疑也能穀與前式穀之辭相應傳釋自何二字為何自能善則為命卜之辭愚以自何為卜者之答辭謂自何而能善惟在於自善即楚辭善不由外來之意末章乃極言所以自善之道惟在敬謹畏慎如恭人之所為則善矣臨谷臨淵同意而異言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首章言已得罪於天而不知以何罪蓋自傷之辭云如之何自歎已無以處此蓋共子職而怨不可親之過大而不怨亦不可故傷其無以自處以起後章

次章猶不忍言惟反覆述其悲傷而不及乎他蓋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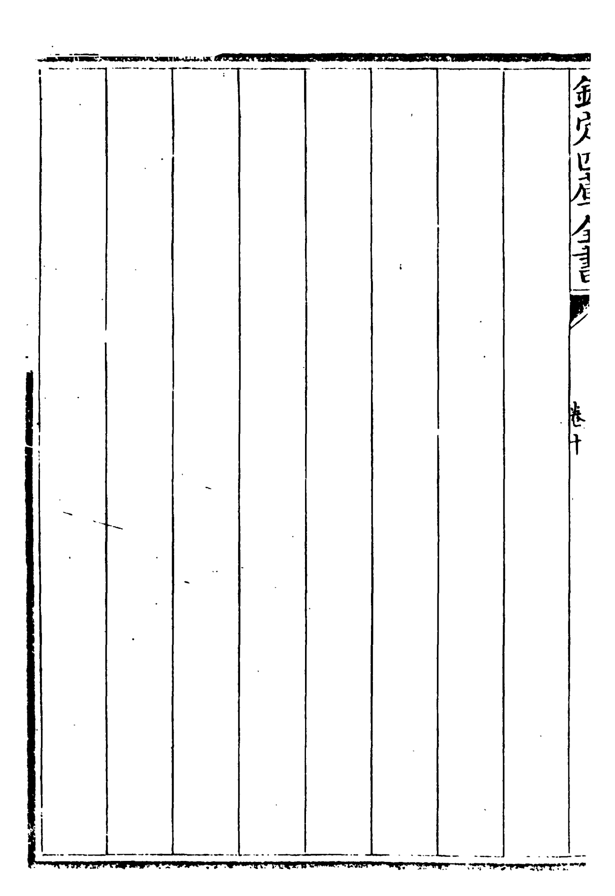
子不忍遽言又詩體貴優柔也
三章方說父然止說已無瞻依無屬離而歎已不時而已
四章言已無瞻依如舟流五章言已無屬離如壞木皆無怨懟父母之辭皆無怨其見棄逐之意傳於二章言猶見棄逐者蓋詩本為棄逐而作故傳以作詩本意於此言之然詳其辭意不過承前申言已無瞻依屬離而極道其憂傷而已孟子所謂涕泣道之者

正此也

六七似微有怨父之意矣雖曰怨慕然恐終非宜白惡傷其父之意竊謂此二章乃太子為其母之辭故皆稱君子而言其忍恵謂恩愛妻望夫之辭也稱子者代母言也其曰加者明母無罪也母子一也又同得罪者也故不言母而言子亦愛母之意也且母子俱逐而不能為母致涕泣之辭是知有父而不知有母亦豈若是恝哉

乾隆御覽之寶

末章亦為母言告王而本其初致亂之由耳屬於垣謂襃姒之黨末又為母言告襃姒戒其無居我之處無任我之事既又為母自嘆而為絶望之辭以寛襃姒之譏妬庶幾王之或悟母子之猶可保也故以此而終篇焉谷風去婦告新昏亦用此四句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纘緒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𤣱

詩續緒卷十一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三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奕奕寢廟君子

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人遭亂世之讒首章反覆言亂大甚而已無罪次章乃言亂本於讒讒本於王之信王之於讒始則容之繼而信之終而甘之是以亂生而又生恭而益進

皆由王徒謂其能盡職而不知其爲已病也皆以亂字發端繼以七亂字承接語極痛切末復以一亂字終之則斯人之厭亂甚矣又詩以一字貫串亦是一體

上章言已能燭讒人之心此章言已能辨讒人之言并能察讒人之顔貌然識心爲上故首章以二興一叱明之言與顔色在外者也故此以竝言其意以爲已且不可欺王而欲辨之又何難之有哉出自口而

如黃顏厚即觀其色赧赧然之意

末則直斥爲何人并以其居處質性形貌疾病徒黨

而盡發揚之意以爲不待識辯而即可知其爲某某

雖鋤而去之亦無難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

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蘇公為暴公所譖既受其禍而不欲遽與之絕故不言其譖而猶望其來彼既先絕然後絕之而作此詩

首言其心孔艱一語已盡下追述始受禍時居家而不知禍之所自乃有二人過門不入問之則所從爲暴公二云字皆疑詞然二人始未嘗言我之不是者今何故而然歟甚而至陳可入而不入其心以爲人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此其故又何也且其往來飄忽既不我偵今又逝梁不入皆莫知其故則徒攪亂我之心而已三何二誰六胡字皆爲疑辭葢明知其譖而不言屢致其疑而不決以見此時未嘗絶之

猶望其來又爲後絶之之張本其詞可謂婉也已胡不自北者言自北來則相値而不自北何也自南亦此意皆其詭秘之迹也前言逝梁逝陳飄風往來非一日矣非一度矣其行又不亟也何不一來而何使我望之切乎其行既不亟而還又不入雖其情不可知然但得一來則亦足慰我之望而安我之心矣二章皆有望其來之意壎篪言平日爾我相與如一相知甚熟今始不入唁終不一來乃若誠不相知者是子

絶長者乎長者絶于乎若曰誠不我知則當出三物而盟之見汝之不我知者非諒也不我知兼前不入不來而言未言汝以壎篪爲鬼蜮是于先絶我矣爾之爲是其心必謂我之不知也然鬼蜮則不可得見爾亦人也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詩以極爾之反側本欲絶之而止言極其反側盖雖絶而猶望其改忠厚之情也王氏云既絶之矣愚欲易以未遂絶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
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貝錦比讒人之言善文致故太甚以心言南箕比讒人

之口善黴揚故與謀以言言慎爾指讒者謂爾指聽讒者當慎若聽者悟則不爾信矣受指聽者還指讒者謂譖之禍必反中于爾之身忠告而使之自止也呼天而告之者以天能福善禍淫也天言視者讒人之惡非言能盡使天自視之也不食不受見物所共惡而亦讒人當誅之大證也誅讒不歸之王而歸之天聽讒者所當自省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維予與汝詩人有所指正其相怨之友非泛論天下之友道也此詩當觀四將字將恐將懼而相與政欲以濟此恐懼也若當恐懼時始相與則或有所不能濟矣故自將恐懼之時至今將安樂之際其所以與汝者非一日矣然將安將樂之時未至安樂也汝即

見棄是我與汝始終患難而汝與我未嘗共一日之安樂也此友道所以薄也且當恐懼之時又有大德於汝也雖於其間豈無毫髮之未能曲盡者乃所以成吾之大德也汝不思此而一旦忘之反以毫髮未盡者為怨夫棄予如遺吾不問也忘我大德吾非望報也而乃思其小者而見怨則將以怨報德耶此人之友道又不止于薄而且可絶矣以是而觀國人之俗時君之政可知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
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匪莪伊蒿即見痛恨哀哀痛父母之死劬勞念父母

之存勞瘁念父母存時生我之勞以哀痛之情念劬勞之恩如之何而不重自哀傷乎故哀哀二字見創鉅痛深而無所措劬勞二字見恩深德厚而尤可思詞簡而情切理至而哀誠故後章申言再述而不能已焉

三章言父母既殁已無怙恃生不如死其哀痛迫切之情如此即前哀哀父母之意傳從毛傳謂缾小罌大皆酒器而缾資于罍愚按此詩言父母不得其所

乃子之責是以缾比父母而反小罍比子而反大其小大不相應又若父母反資于子何怙何恃之意亦不相應竊謂缾為酒器後世始然古者以缾為汲水器易井卦羸其缾是也罍固酒器亦承水器罍洗是也缾罍皆有大小以缾汲水注于罍則罍資于缾而缾資罍缾罄則罍為空罍而可恥父母不得其所則子為不子而可責以此比父母與子又與何怙恃之意相應也

四章言父母存時生鞠顧復之恩如此所謂三年免于父母之懷者即前生我劳瘁之意昊天罔極言恩如天之大自無可報之所又如天之無窮自生至死無非受恩之日亦無容報之時所以極言父母之德廣大無窮已無以報之也

末二章言父母存時已遭害而不得終養不言哀痛而有哀痛無窮之意故以此二章觀前章則哀哀父母之痛固不忍言以前四章觀此章則我獨不穀之痛愈

非言之所能盡矣此所以能感人之深三復而不忍讀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

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首章只託興以詠周道言道路人所共由今乃顧之而出涕蓋含蓄輸將行役之歎而不言至次章方說

出詩之體有如此也

二章方是此詩本意杼柚言居者之困葛屨言行者之困公子貴臣猶行役勞病賤者可知極言東人之困苦

詩有各章同興異咏者此于本章就用所興轉詠一意又是一體上以薪已獲又浸興民已勞而又勞下用所興轉以薪獲而猶可載興民已勞而亦可息盖一興再興也此承前章言病而哀憫之也

四章言東人專任勞苦而不見謂勤西人則雖操舟之賤者亦華飾而侈富其賦役不均如此而私人之子又用為百僚焉蓋私家皂隸之屬善為掊克聚斂以此進而為百僚尤為東人之害者故列之西人舟人之下而深惡之

或以其酒承上百僚言蓋有司出納之吝巧詆善毀所輸之物以要利殃民故輕視天物貪黷無厭而有重斂不已之意輸者苦其厚薄長短之詆無以別辨

則望天之監無以供億則望天之助而已

雖則七襄以下四章章雖斷而意皆聯屬皆為私人之為百僚者發而文三轉折始望天之監助繼言天不能監助終言不特不能監助而且助人見困三轉之意高遠深切善于怨者也且其人審於天象其于星名星象星度既明其理又盡其變然亦皆在行役中不得息故朝夕恒見而有感歟序以為譚大夫作譚東國也大夫其亦行道之公子而困于私人之

子者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以時之盛暑興先祖之忍予只見無所歸咎之義而不言所事至次章方說亂離此體與前後二篇同次章以具腓興亂離三章以日寒風疾興已獨害歷三時而感興者如一則亂日進而不息可知四章託興言彼之嘉木不變而此則變矣莫知其尤微及于王五章託興言彼有清有濁此則有禍而無福六章言江漢猶無不包絡而王於盡瘁之人乃不識有作此詩者其南國之人歟七章言已無所逃而當時可知

末章言告哀見非得已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首章言我勤於王事至下章方言不均而已獨勞

二章乃詩本意

前章先言不均後說獨賢後章先申獨賢後申不均交互承接之法也此章承上申言獨賢然只言所以賢我者以未老而方壯耳隱然自謙不以才賢自處又見當時非真無賢於我者又見已勞而未嘗辭勞也

此下三章承上申言不均既極盡不均之情態以異

上之察又皆以或言見非獨為己而發皆忠厚之意也又一逸一勞隱然相對而不必整然相反古人言語渾厚如此亦可以為法矣十二或字韓文公南山五言四十餘或字本於此文果無法乎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何以知為行役勞苦以首句用將車自塵起興也無

思百憂似戒憂者之詞然傳謂憂思者所作則為憂者自解之詞矣蓋憂者自知多憂之無益故言多憂適以自病自累耳然則憂可也百憂無益也之人也其亦知憂之無可奈何而欲安之若命者歟不出于熲者蓋憂者本欲出此憂也而不能脫出於憂之外所以自病自累也故不出于熲乃自疷自重之所由出也此語尤有意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疑大夫得罪於小人為所中傷出之遠方而叢以難事大夫念在位僚友之賢者作詩訴已而且戒之并有望助之意焉葢此詩首呼天而自訴言其往荒遠之地歷日月之久任盤錯之事心既毒苦政益繁蹙我所以憂勞而不得暇者由眛先幾不去而自貽患也於是念同僚而不見為之涕泣顧懷卧不安寢雖思歸與共處而畏此罪譴反覆而不敢其曰罪

詈讁怒反覆必有所指矣既不得歸則戒其僚友謂人當有勞時事安有常勢汝豈可在位而懷安乎惟當盡已職分惟正直之人是助是好助非私相助也惟正直之人是好則自然有以及我矣如是則人雖欲禍汝而神自福汝矣蓋憂之深戒之遠望之切非獨為已而已後世小人竄逐君子其始稍出一二賢者而羣賢不悟其後盡逐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傳謂此詩未詳又謂不可知姑取王氏蘇氏説而又未敢信其必然愚謂此詩葢詩人歎古樂之將崩也古者嘉樂不野合而今王以盛樂久用於淮水之上樂者樂也而使人愈聞而愈悲樂以象德亦以敎德也而古人之德使人懷之不忘其德不回不似今王

之回其德也三者如是則今日之樂雖甚盛而豈久盛之兆哉末章備言樂舞之不亂以見先王之樂當此之時其盛猶如此也然而其兆將亡矣其盛不久矣而歇後不言者蓋詩人寓將崩之歎於猶盛之時致不久之憂於久用之日欲使讀者默會此意於言後且使他日有志於樂者知世亂樂崩其來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於此同發永慨也其後周衰禮樂殘缺失次夫子推見其本而存此詩於此使學者之

有考也詩凡前章已詳言者後章承用不言而意在其中詩多此體歇後之說雖出後世然詩之河廣䇿鐘亦有然者不可謂非也

毛傳鼓鐘下接楚茨合從集傳以楚茨諸篇移置正雅為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周家以農事開國周公陳詩作頌皆以農務為重禮達樂行而公卿化之皆能力農田備禮樂以尊宗廟故詩人述之此篇述祭本末始終為詳首言關草萊𧶜黍稷奉祭祀乃此篇本意故舉以發端首章之體也觀六以守可見妥侑主尸言享祀主神言篇中皆

如此

濟濟蹌蹌敬而有容指主祭者蓋上承五我下言孝孫故知此指主祭者即有田奉祀之公卿也自此以下皆以敬為主剝亨肆將皆主牛羊言先祖以神言神保以尸言此章美主祭之人故先及祭物之美統言祭祀之備上尊先祖下及孝孫皆為主祭者言之既有慶而復報以福報以壽致詠美也每章各以此意結本章又是一體

三章言執事與祭助祭之人而并及俎豆燔炙祭物之細舉大細而物備可知執爨執事之人也君婦與祭之人賓客助祭之人也踖踖莫莫碩庶度獲皆言其敬也燔炙不言敬承踖踖之文也執爨未祭之時事薦豆正祭之時事笑語旅醻時事承上章言主祭者敬故在廟者皆敬也孔曰獻醻笑語在祭末今在先者因説羣臣助祭而言之也

四五二章復指主祭者式用也工祝致告主神而言

苾芬而下八句皆嘏辭極善為福隨事報之使無一不善故有萬億之多

戒告在廟者以祭畢此工祝致告則主尸而言祭畢而主愈敬故神醉如見主敬而諸宰君婦皆敬故廢徹不遲祭終能敬祭時可知

末章言燕私之事燕而有樂祭時可知莫怨具慶和也小大稽首敬也與燕之人指諸父兄弟此時賓客不與也鄭曰神嗜以下皆慶詞蓋假祭時嘏辭以為

慶也詩人於各章以介福結本章已寓慶辭而於此復以始終介福之意總結之既見慶辭又見嘏辭又見祭時燕時事又見既祭既燕後無窮之慶結包數意作詩之妙也

此篇為詩人美公卿力田奉祀而作愚疑亦可為公卿祭畢飲酒父兄致慶之詩葢頌有天子祭而飲酒之絲衣大雅有天子燕父兄耆老之行葦小雅有朝正在宗私燕之湛露豈有公卿之祭有燕有樂而無

詩歟此篇言祭最詳而言燕亦備安知非公卿諸侯得用小雅故在宗祭畢私燕有詩而父兄以楚茨致慶亦如行葦之既醉歟又此詩若從傳說以復正雅而居菁莪之後則皆為燕飲之詩義類亦相接也其後又移用之為豳雅葢以其言農言祀故采而用之也此詩既為正雅又為豳雅一詩異用而異音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信南山皆從古說起不忘本也然詩有言瞻彼相彼此以信彼言者非泛論禹功蓋終南惇物原隰

底平皆禹所親治又詩人身歷終南原隰親見田辟之廣如劉康公臨河而歎禹功然故曰信而且有歎美之意焉我指曾孫疆理從時王之制順地勢水勢則用禹治水之道首舉大禹末寓此意故與前篇泛言自昔不同

先言疆理而後及雪雨者地平而天成也此詩言力田故先從人力上說起言人力至而地利治故天澤降而百穀生

疆埸中田承疆理言黍稷有瓜承百穀言隂陽和謂雪百物遂謂穀瓜前後承接詩有此體　時和歲豊人心之恱在其中矣此與下章始言力田奉祀之意丘曰先尸賔後祖考者尊祖考也

疆埸有瓜見地有餘利民有餘力也順孝子之心謂獻皇祖也曹曰郊特牲云天子植瓜華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瓜蓏珍異之物此云剥者豈取之以薦新於廟歟據曹說則此章言薦新下章承皇祖始

言祭天子種瓜菹公卿可知

丘曰清潔之酒非三酒之清酒三酒乃諸侯之所酢非祭用也前見黍稷此舉酒牲以包祭之百物此章與末專言祭祀

中二章各以壽福結本章下章只言祭而不言福蓋二章章斷意連以末章結上章又總一章而結之其體頗與楚茨同故傳謂如出一手然二詩所美未必同此一公卿也

前二章專言力田中二章兼言力田奉祀末二章言

祭祀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首言田雖甚大而未嘗多取以厲農繼言粟雖多積年雖屢豐而未嘗不省耕斂以助農終言農雖自勤年又將豐而未嘗不親往以勞農蓋曾孫力田而重農故無所不用其至如此且自古有年則曾孫之重農亦非一日矣首章止言耘耔者耕種乃耘耔耘耔後即獲矣耘耔舉中而言也介指黍稷矣大處止指

農夫止息處　此篇首章止言力田次章方言奉祀三章又言力田末章祝農夫之介福仍用次章農夫之慶之詞其亦欲神降以福壽歟

二章專言祀神惟舉齊明犧羊與前二章同報成故歸力於農祈年故欲大養其民人祭各有義也齊明犧羊禮也琴瑟擊鼓樂也禮樂互文先報後祈者既報復祈見為農而祀未嘗倦廢也此雖言祀神而重農之意藹然可見

三章承前今適南畝而言自我言之則曰適自人言之則曰來前章詩人為曾孫言故皆曰我此下則皆詩人之言故皆首舉曾孫焉公卿上下平日志趣惟在於農此意相孚故曾孫之來與農夫婦子偕行而上無驅迫田畯至喜取嘗婦子之饋而下無驚猜葢曾孫之來為農而來婦子之饁為農而饁田畯之至為農而至嘗其旨否為農而嘗情同志一故上下之間相親相愛真若家人父子然情既親矣而用力又

無不盡故禾既易治又終畝如一而有年可必也不言曾孫喜而曰不怒者蓋憂喜喜怒憂與怒皆與喜對人喜則無憂而每易於怒蓋方喜而或觸之則怒矣故乘喜而易發者莫如怒今喜而不怒則誠喜之矣克敏謂誠能敏也猶言堯克讓禹克勤蓋耕田之能至敏而止苟誠能之則耕之道至矣故不怒克敏皆詩人形容之妙也此章本述力田之事而并得上下之情故此章述農事如畫而并得畫不盡之意讀

者能體會之則知農務之樂太平之象矣

末章承前農夫之慶而言曾孫收成之多萬壽所以祝君者而以報農古人之厚也且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國不可一日而無農農之壽民之壽也民之壽國之壽也農有億萬年之壽則國亦有億萬年之壽矣此非誠知農為命脉者不能為此言也故以此報農非虛詞也至理也誠意也於是公卿力田重農之意至矣

傳謂楚茨四篇即豳雅今按楚茨信南山言力田以
祀宗廟而用以祈年意亦如頌豐年報賽而言祖妣
降福邪甫田大田明言方社田祖其爲豳雅而用以
祈年於義正合然詩言祈報而乃止取一節以祈年
意者報成與蜡收農息老同類而用豳頌邪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
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

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按傳云于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則是此詩自既種至終篇皆是預說來歲之事皆為虛說非實詠矣愚謂當是今歲追說于去歲之冬具今歲之種戒今歲之事至今歲凡事皆備然後事之自以

我覃耜之下皆是說今歲之事如此辭意似順也曾孫平日此心惟在于農此心既孚農咸知之故預備于陽歲勤耕時種于當年者惟以順曾孫之欲也又前篇皆是曾孫重農之詞故傳云此詩若以答其意焉次章三章雖為農夫自述已意之詞亦以前篇曾孫為已而祀田祖故此見苗既盛美則願田祖去此四蟲之患前篇曾孫為已而祈甘雨故此見雲興雨作則冀祐君德皆答之之意焉伊寡婦之利亦惟曾孫

重農之意而欲餘利所及之廣也

曾孫來止前篇詩人述曾孫之事此篇此句為農夫相告之詞以其婦子乃農夫相告以曾孫之來遂與婦子餉獲者因曾孫省斂報成美其禮備而願其介福亦荅前篇報農萬壽之意也

周家以農事開國見于豳之七月其後周公成王制禮作樂尤拳拳于農事觀周頌可見而正雅諸詩未有言農事者豈非正雅之缺乎今楚茨四詩美公卿

力田以奉祀楚茨述禮樂之節最詳信南山次之至于甫田大田述農事之勤民俗之厚藹然豳七月之風行乎天下矣非在上躬行而身敎何以能此哉傳謂此十篇當為正雅又據籥章疑此四篇當為豳雅豳雅即正雅也其作于成王周公時尤可無疑矣